

长沙老街寻旧之旅(三)

潮宗街：麻石路见证昔日米市辉煌

□文 / 本报记者 彭可心

上了年纪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在麻石路上；小孩儿在街上欢快地奔跑；吃过饭的中年人坐在家门口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11月24日，记者在落着小雨的午后来到潮宗街，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安静祥和的画面。潮宗街，这样一条古老的街道，即使到现在，也仍保留着一股与世无争的气氛。

“嫁女莫嫁潮宗街”

潮宗街位于长沙老城西北部原朝宗门内，是长沙北城现存的少数几处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街区之一。起初街道因城门而得名，名曰“朝宗街”，取朝拜祖宗之意。不过由于旧时长沙城中无自来水，市民有饮用江水的习惯。而朝宗街又临近湘江，每天街口都聚居着许多挑江水贩卖的脚夫。街头终日淌满河水，潮气浓重。长沙一度流传起“养女莫嫁朝宗街，天晴落雨穿套鞋”的俗话，朝宗街的“朝”也就逐渐演化成了“潮”。

潮宗街东起湘江路，西止黄兴北路，清雍正年间开始铺麻石路，历史上曾进行过路面改造，原长511米，到今天，仅存400多米。它不仅是旧时候最宽的道路，也是今天长沙最古老、最长、保持得最完整的一条麻石路。

而这条看似普通的麻石路，来头可不小，它取自湘江下游的“花岗石之乡”——丁字湾。老人们说，丁字湾的石头是有灵气的，“500年长一寸”，即使在炎热的夏天，赤脚走上去，都能感觉到它的清凉无比。古朴的麻石，厚重如磐，何止是一块小小的麻石，更是近代历史风云的见证。

在潮宗街与寿星街交界的路口，有一堵被称作“长沙仓储业遗迹”的原仓储业仓库外墙。从1904年的五丰、同兴、恒豫等五家货栈，到1935年发展到七十多家，长沙的仓储业可谓繁荣。后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陆续拆除，只留下这堵仓库外墙成为长沙仓储业的见证。

繁华米市 车水马龙

明清时，潮宗街是长沙县署和临湘



雨后泛着青光的麻石街。

驿站所在地，行人往来，车水马龙，旅店业特别发达，又因为是出朝宗门达湘江河运码头的必经之地，因此又成为米业、堆栈业的集中之地。地理位置便利的潮宗街在旧时便是一个商业繁华的街道，尤其以米市闻名于世。

湖湘历称为鱼米之乡，“湖广熟，天下足！”而潮宗街当时以米市闻名于世，有德安、益华、义丰、友和、邓春生等10多家粮栈、米厂等。

在潮宗街住了大半辈子的涂爷爷回忆起旧时的兴盛场景，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：“沿街看过去一线白，都是米。人经过的时候身上会沾上‘铁骨油’”。他所说的“铁骨油”是一种米蛾，“像蚂蚁一样，但长着小翅膀”。由于专叮白米，对白色特别敏感，所以路过潮宗街的人都不敢穿白色的衣服，否则会沾满了一身的“铁骨油”。

涂爷爷记忆里的繁华米市，是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的事了。幼年的他时常跟在师傅的板车后面，将一车车糯米送到九如斋，然后便可在九如斋的生产车间内饱吃一顿月饼。当时的月饼是稀罕物，只准吃饱肚，不准怀揣带走，所有进出的米厂师傅都很自觉。据说当年最多的有人一口气吃下过六个月饼。

在长沙米市鼎盛期，本地粮商不但大量开设粮行，而且远赴两广、汉口、江浙、郑州等地开设分号，粤、沪、津及浙江、江苏、河南等地粮商也到长沙开设米厂、粮栈。长沙米市成为名符其实的自由贸易中心和价格、信息辐射中心。

商贸的繁盛让潮宗街成为了当年老长沙的中心区域之一。街区内不仅集中了不少富人的宅院，也是当年不少进步志士和团体的聚集之处。可惜抗日战争的爆发却终究打破了这里原有的生活节奏，1938年的那场大火更是让潮宗街的一世繁华顷刻间化为泡影。当年的米市盛景，最终只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。

麻石街巷期待新生

作为长沙仅存的4条麻石路之一，潮宗街已历经百余年岁月流转。2005年，《长沙市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巷建设方案》通过专家评估，按长沙市政府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要求，将潮宗街打造成具有晚清特色的集休闲、旅游和消费于一体的历史文化街巷。

潮宗街麻石地面是长沙市历史街巷中保存得最好的，虽然完整，但也丢失了好几十块。特别是经过百余年来各类车辆的碾压，街面变得凹凸不平。在改造中不仅找回了丢失的麻石，还将沿街所有的麻石撬出来，按照旧时麻石街的铺设方法重新铺设。当地老人说，尽管晚清时开凿出来的麻石比较粗糙，但工匠们铺设麻石很有讲究，中间横排，两侧竖排，麻石铺设与两厢建筑十分协调，过往行人无论往哪边走都很舒服。

现在潮宗街接待旅行团最多的是韩国临时政府所在地，经常有韩国旅行团过来参观，但通常只待20分钟就离开，其主要原因就是潮宗街的整体文化旅游窗口仍未打开。如果建设以“麻石街”为轴心，以历史文化旅游为主题，集食、宿、行、游、购、娱六大功能为一体的潮宗街历史文化街区，使其成为古城长沙的缩影图、历史文化的感悟地，就需要统一规划，开发、包装历史遗址，健全配套设施。相信新的商业空间一定能让潮宗街重现历史的繁荣胜景。

■旧事重提

由打靶勾起的一段往事

生活中几乎任何一个不经意的耳闻目睹，都能勾起对往事的片段回忆。与朋友说到打靶，又勾起了我的一段回忆。

我那时所在的北京航海学校另一个名称是北京航海俱乐部，是国防体育项目训练基地。我们参加的是舰艇学校的枪炮班。当时参加的目的很简单，一是可以摸枪动炮过一把实弹射击瘾，二是暑假期间可以去青岛北海舰队上舰实习。

学校的教员都是海军退役的军官，所学科目主要有37高炮和12.7高射机枪的结构和操作使用。校园里真的就架设了一门37高炮，那是为教学用的，教室里还有不止一架12.7高射机枪，也是真家伙。学校除了枪炮班还有轮机班、电工班、旗语通讯班等等，但最牛的就是我们枪炮班。

枪炮班有两名教员，他们从一枪一炮的基本机构讲起。那段时间我等于又多了一门功课，而且是最感兴趣的一门功课。课程设置非常严格正规，教员也非常认真负责。很快，我们不仅掌握了一枪一炮的设计原理和结构知识。在拆装速度和操作准确方面我们几乎达到了实战水平。经常有阶段考试，其中一项就是把眼睛蒙上熟练地将12.7高射机枪一件件地解体，分解成一大片零碎，然后再摸索着组装成完整的机枪。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迅速准确无误。

每逢打靶都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候，乘军用卡车把我们拉到阳坊靶场。记得有一次用重机枪代替12.7高射机枪，打200米外的胸靶，15发子弹分两次连射。我15中8，成绩良好。在我们那个班，这个成绩只能算中上，因为我们射击要领早就牢记在心，每个人都是双目1.5的视力，每个人都有一颗争强好胜的心。有了这样的经历，在38军实弹射击我的成绩自然就不会差。记得38军的班长很以我为骄傲，由于成绩优秀，我代表我们班参加了射击比赛，好像那次的成绩倒不如在班里打得好，结果辜负了那位锦标主义的班长。这已经是后话了。

毕业时我们每人得到一张很正规的毕业证，上面还有校长的签名。教员告诉我们，一旦祖国发生战争，我们必须无条件地持毕业证到海军服役。后来我那个毕业证被我弟弟给毁了，在上面涂写得乱七八糟，让我好一顿后悔。

由于1964年北部湾战事紧张，全军备战抗美援朝，我们去北海舰队的毕业实习没有成行。后来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，校园里架设的那座高射炮也消失了。

朱兴元

长安街的往昔

长安街修建于明代永乐年间，有“神州第一街”的美誉，至今已经有六百年历史。时光荏苒，岁月流逝，长安街见证着共和国的成长足迹。翻看长安街往昔的照片，我们可以慢慢品味共和国一路走来的历史和日渐开放的胸怀。



1950年10月1日，少年儿童方阵行进在长安街。



1956年2月15日，北京、天津、唐山、保定、石家庄、张家口六城市青年自行车比赛在北京举行。图为比赛结束后，青年们骑车经过东长安街的情形。



1959年10月10日，改造后的天安门和长安街。